



胡 明 扬

北京话初探

商 务 印 书 馆



2 035 0280 6

60258/2

北京话初探

胡 明 扬



商务印书馆

1927年、北京

339884

BĚIJĪNGHUÀ CHĪTÀN

北京话初探

胡明扬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三河县二百户印刷厂印装

统一书号: 9017·1461

1987年1月第1版

开本787×1092 1/32

198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07 千

印数3,700册

印张5¹/₄

定价: 0.84 元

目 录

序.....	1
北京、北京人、北京话.....	3
普通话和北京话.....	14
北京话社会调查 (1981)	38
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	74
北京话的称谓系统.....	108
北京话形容词的再分类.....	120
附录：北京话常用形容词四百个.....	140
北京话声母W的音值.....	144
关于北京话的语调问题.....	146

序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碰到了很多困难，困难之一是研究的依据都是书面语，而现代汉语书面语却严重不纯，很不规范，夹杂着各种方言成分，古汉语成分，还有各种欧化语法成分。要从如此驳杂的对象中整理出条理来，的确是难上加难，而且即使整理出一些条理来，任何人都可以随手拣起不少“例外”来加以非难。因此，长期以来我总想选择一种比较单纯的对象来分析研究，最后选中了北京话。相对而言，北京话是比较单纯的，特别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北京话的口语形式，尽管不可能象化学元素那么纯，个人差异也是很明显的，不过和现代汉语的书面语相比，也可以说是相当“纯”了。这就是我着手研究北京话的起因。但是一旦开始研究北京话又接触到一系列新问题，牵涉到一些新的研究方法，慢慢就和最初的想法不完全一致了。北京话作为一种地区方言有其特殊地位和特殊价值，因此对北京话的研究本身就很有意义。对北京话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对现代汉语的研究。另外，过去研究北京话的人不多，所以可以研究的课题很多。遗憾的是，我虽然在北京已经生活了三十多年，但不是北京人，要研究北京话就得经常向地道的北京人请教，就得做一些调查，未免事倍功半，并且还免不了有失误。不过费点事也有好处，可以摸索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也可以避免过于主观。这次收入这本小书

的是近年来写的一些论文，绝大多数没有正式发表过。这些论文也许对想了解北京话和有兴趣研究北京话的人还有一点参考价值，所以大胆付梓，以便抛砖引玉，并求正于读者和专家。

论文中涉及北京话的具体读音和用法的地方蒙祖居北京的徐仲华和张寿康两位同志审定，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胡 明 扬

1983年2月

北京、北京人、北京话

§1 北京

1.1 北京位于华北大平原的西北端,北面是燕山山脉,西面是太行山,东濒大海,南面是一片平原,自古就是从华北平原北上和从内蒙、松辽平原南下的必经之地。

根据地下发掘的材料,在新石器时代北京地区就有人居住。从文字记载来看,最早的有一定规模的居民点是在永定河古渡口附近的蓟,或称蓟丘,也就是后来周初分封的燕国的都城。侯仁之、金涛在《北京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一书中推测古代的蓟城“约在今北京广安门附近一带,现在白云观西墙外原有一处高丘,有可能即是古代蓟丘的遗址。”(16页)

1965年在北京发现一批古代瓦井,“其中55座是分布在外城西北转角东经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①“1965年7月,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西半公里的地方发现西晋永嘉年间华芳墓志,志文记‘假葬于燕国蓟城西廿里’。这是北京地区发现的墓志中,关于蓟城方位的最早记载。”^②晋里二十里折合现代8,712米,晋代蓟城的西城垣当在今会城门村附近,再向东延伸正是这批古瓦井的所在区域。从这些情况来看,古代

①②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写作小组:《北京地区的古瓦井》,《文物》1972年2期,第45页。

的蓟城和今天的北京城相去不远，甚至部分地区是叠压在一起的。

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蓟城是广阳郡的治所。从秦汉，经魏、晋、十六国、北朝、前后达八百年，蓟城在我国北方的地位日渐重要。隋朝以蓟城为涿郡治所，唐朝统称幽州。公元九三八年，崛起于北方的辽朝，以蓟城为陪都，改称南京，又叫燕京。金朝继辽之后于一一五三年正式迁都到这里，名为中都。到了元朝，又在中都郊外创建新城，叫做大都。明朝改建大都，始称北京。清朝继续建都北京，直到封建王朝的最后崩溃。”^①北京在不同时代有过不同的名称，除上面提到的一些名称以外，明代洪武元年曾改大都路为北平府，辖大兴、宛平两县，范围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不包括远郊区）；永乐元年又改北平府为顺天府；永乐十九年（1421年）改称京师，治所在大兴、宛平，辖境近似今天的北京市。

1.2 北京作为一个地名，所指范围可大可小。最大的范围是北京市地区，大致相当于明、清的顺天府，目前包括十个区（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朝阳区、海淀区、石景山区、门头沟区、丰台区、燕山区），九个市辖县（怀柔、密云、延庆、房山、昌平、延庆、平谷、大兴、顺义）。中等范围指传统的京师地区，也就是北京城区和近郊区。明清两代把京师从北京城的中轴线一分为二，东边归大兴县，西边归宛平县，这大致和今天的九个区相当。最小的范围指的是北京城区，连同关厢地区，也就是北京城区的连续市区。在过去，北京的连续

① 侯仁之，金涛《北京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页。

市区几乎就等于城区，城关外的关厢地区是极其有限的。解放三十多年来市区不断向外扩展，目前的市区已经扩展到东至农展馆东环路一带；西至木樨地，并且不久就可能和石景山区连成一片；北至北太平庄北环路，并且将来可能会和海淀区的高等院校集中的文化区连成一片；南面发展得较慢，目前仍然以外城的南城垣为界。旧城区包括现在的四个区，即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区。北京人还有一种习惯是把城区分为东城、西城、南城、北城四个部分。东城基本上是现在的东城区，西城基本上是现在的西城区，南城指外城，即今崇文和宣武两区，北城则指现在的东西城鼓楼一线以北的地区。在清代和解放以前，“达官贵人”大多住在东城和西城，南城是商业区，外来的手艺人、闯江湖的艺人、穷苦的劳动人民在这里住得多；北城更穷，因为在北城根下，住的都是外来的穷苦人家。今天，这些区别已基本消失。不过这些历史因素在分析北京话的某些方面时也许还需要考虑进去。

§ 2 北京人

2.1 根据现有的材料，在北京地区居住的最早的人是举世闻名的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但是在有史时期居住在北京地区的人是否是“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的后裔无法查考。

在古燕国范围内发现了商周遗址和墓葬，这说明早在商代北京地区已有汉人的祖先定居。周初封召公之后于北燕，都蓟。蓟城很可能就是商人修建的，因为周代没有记载过“城蓟”（修筑蓟城）的事。可以想象当时的人口是很稀少的，集中

在一些有防御工事的居民点中,周围是游牧的少数民族。《史记·燕召公世家》说“燕外迫蛮貉,内措齐晋”,经常受到山戎的侵扰。整个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带汉人长期和少数民族居住在同一地区,汉人集中在城市和近郊,少数民族散居在山区和平原的牧场上。

秦汉以后这里是北方的军事重镇,居民中相当数量的人是军人,并且汉人和少数民族一再交替控制这一地区,居民成分变化很大,很难形成稳定的传统。辽金在北京建都,居民中有很很大一部分是汉人。元代的大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都会,其中汉人有多少,占多大的比例,现在已不太清楚。根据当时的史料和元杂剧的描写,汉人占多数是很可能的。明代北京肯定是汉人占绝对多数,原有的蒙族居民大多数已随元皇室人员北撤,其他少数民族居民后来逐渐和汉族同化。李自成攻进北京,明将吴三桂引满族贵族入关,北京居民大部分外逃,内城居民全部迁到外城,今天的东西两城只准八旗王公大人和后来的汉族高级官员居住,居民成分变化极大。

元明交替,明清交替,因为统治大权在不同民族之间易手,北京居民成分都会有很大变化,这种社会变革不可能不对北京话的演变留下痕迹。但是今天要查考这些变革对北京话的具体影响已十分困难。

一个地区的语言变化是和居民成分的变化分不开的,因此有必要了解一下北京地区从辽代到目前的人口变化和增长的大致情况。但是要确切了解北京地区的人口变化和增长的情况有很多困难,主要是缺乏可靠的资料。历代的正史和地方志都有这方面的材料,但是统计范围、统计标准、计算单位

都不统一,缺乏科学性。就统计范围而言,历代统治阶级统计户籍是为了征收赋税,征派兵役和劳役,所以统计对象一般不包括统治阶级的上层集团和现役兵丁、各级官吏,有时候只统计能应差的男丁,妇女老幼都不统计。例如清代前期的民户统计,只计丁,不计未成年的男子和妇女,而且“民户”不包括满人和八旗官兵,也不包括“番户”(其他少数民族),甚至不包括从事手工业和所谓“贱业”的人口。现在研究人口问题的人认为,当时的一“丁”大致相当于四个人,这个比例是比较近乎实际的。另外,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的行政区划范围历代也不尽一致;大兴、宛平两县也不等于今天的北京城区,连近郊区也包括在内。因此,统计数字只能参考,不是绝对可靠的。有的材料只有户数,没有口数,我们不得不用一个大致的比数折合成口数。我们根据万历《顺天府志》,“大兴县原额一万五千一百六十三户,七万一千七百九十七丁口,实在一万五千一百六十三户,七万一千七丁口”,和“宛平县原额一万四千四百四十一户,六万一千二百一十五丁口,实在一万四千四百四十一户,六万二千六十七丁口”。这两条的实在丁口(“丁”指男丁,“口”指男丁以外的其他人口,因此“丁口”相当于实际人口)数字除以户数,得出一个平均比数4.5,也就是一户大致4.5人。凡只有户数没有人口数字时用这个比数折算(所算数字放在圆括弧内,以资区别)。以下的数字主要依据清代万青黎等修张之洞等纂的《顺天府志》,同时也参考了其他材料。使用其他来源的数字时一一注明。

顺天府或北京市历代人口数字

辽(907—1125)后期*

300,000

金 (1115—1234)	225,593户	(1,015,169)
元 (1206—1279)	147,590户	401,350
明弘治四年 (1491)	100,518户	669,033
清顺治八年 (1651)	104,392丁	(417,568)
1913**		728,000
1930**		1,300,000
1936**		1,551,000
1948***		2,030,000
1958***		6,600,000
1979***		8,700,000
1982****		9,230,637

大兴、宛平两县或北京市市区历代人口数字

辽 (907—1125) 后期	42,000户	(189,000)
明洪武十四年 (1381)	12,210户	(54,945)
万历 (1573—1620)	29,604户	133,074
清光绪八年 (1882)	64,748户	386,640
1948		1,650,000
1958		3,600,000
1979		4,950,000
1982		5,597,972

这里说的北京市区指的是城区和近郊区。我们没有找到单指城区的历代人口数字。如果假定城区和近郊区的人口比例为四比一，那么从明代万历年间到目前北京城区人口的增长变化约略如下

* 据侯仁之、金涛《北京史话》第43页。

** 据《英国百科全书》第十五版“北京”条。

*** 据1980年6月10日《人民日报》第三版陈克寒文，下同。

**** 据国家统计数字，下同。

1620年	106,459人	1882年	309,312人
1948年	1,320,000人	1953年	2,880,000人
1979年	3,960,000人	1982年	4,478,377人

在解放初期究竟北京城区有多少地道的北京人，我们一直找不到可靠的材料。公安户籍部门没有这方面的统计资料。解放以来北京城区的人口迅速增长，其中一大部分是机械增长，也就是外地人迁入北京城区造成的人口增长现象。如果1948年北京城区人口为132万左右，又假定其中半数是北京本地人，那么即使以三十年自然增长50%计算，目前北京城区地道的北京人也才99万人左右，只占目前城区人口的22%，也就是说，每五个多人中只有一个是地道的北京人。当然，这样估算只能说明一个大致情况，不一定完全可靠。

北京历代的人口数字情况大致如此。

2.2 考虑到家庭语言环境对语言习惯形成的巨大影响，有必要对持有北京户口的人进行分类。首先应该区分北京人和外地人。

“北京人”指的是在北京出生和长大的人，“外地人”指的是在外地出生和长大，但是目前在北京居住的人。按北京的传统，这里的“北京”不包括北京市辖的各县，例如通县人、平谷人不能称作“北京人”。在解放前，“北京人”心目中的“北京”只限于城区，海淀、南苑、东坝等近郊区都不是“北京”，那儿的人也不能算是“北京人”，而是海淀人，南苑人，东坝人等等。目前的情况是城区扩大了，出生和成长在这扩大了城区的人当然也是“北京人”。但是近郊区，特别是海淀、朝阳两区和丰台区原属南苑的这一部分究竟包括不包括在这狭义的

“北京”范围内，那些地方的人能不能算作“北京人”还很难下结论。这个问题也许要等到对这些地区的语言状况进行深入的调查以后才能解决。至于石景山区、门头沟区、南苑部分以外的丰台区，在老资格的“北京人”的心目中已经是离北京很远的地方，是远郊区，那些地方的人不能算是“北京人”。

“外地人”的情况很复杂，有北方人，有南方人；有北京话说得很好的，有在北京住了几十年而还是一口家乡话的。“外地人”在必要时可以按籍贯进行再分类。

其次，“北京人”还可以再分为“老北京人”和“新北京人”两类。这里是“新”、“老”对立，不是“年轻”和“年老”对立，“老北京人”指的不是“老年的”“北京人”。

“老北京人”指的是父母双方是北京人，本人在北京出生和长大的人。就北京的具体情况而言，追溯到父母一辈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再往上追溯，因为在解放前北京的人口成分还是比较稳定的，北京话的变化也不太大。

“新北京人”指的是父母双方或一方不是北京人，但是本人在北京出生和长大的人。“新北京人”的情况也比较复杂，也可以根据父母的籍贯进行再分类。如果父母双方籍贯不同，根据母方的籍贯来分类，因为子女在语言习惯的形成过程中一般受母亲的影响比较大。

以上的分类，尽管尽可能下了比较明确的定义，事实上还是不十分科学的，而且显然是不很周全的。例如有人父母都不是北京人，出生在外地，但是三岁以前到了北京，一直住在老北京人占大多数的大杂院里，长大了说的是很地道的北京话，可是按我们的分类法这样一个人连新北京人的资格都不

够,只能算“外地人”,就不成文的籍贯法来看,这样的分类说得过去,但是就这个人使用的语言来看,说他是“外地人”不能确切地反映他所使用的语言的实际情况。又例如有人父母双方都是北京人,本人又是在北京长大的,说的也是地道的北京话,可是恰恰是在外地出生的,按我们的定义这样的人就没法归类。因此我们有必要声明:我们的分类是大概齐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反映家庭语言环境的影响,不是为了其他目的。

§ 3 北京话

3.1 北京话是北京人说的话。老北京话是老北京人说的北京话,新北京话是新北京人说的北京话。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北京人,有的老北京人,特别是年轻人,有可能说的不是老北京话而是新北京话,例如在外地人占多数的机关大院里长大的北京人的子女就可能是这种情况。另一方面,有的新北京人,特别是老年人,有可能说的是老北京话而不是新北京话,例如在老北京人占多数的大杂院里长大的新北京人就可能是这种情况。

老北京话和新北京话的区别主要在于老北京话保留更多的地方特色,保留更多的土话土音,而新北京话则更接近普通话,较少土话土音。(请参阅《普通话和北京话》)

北京话从总的来说比其他方言更接近普通话,但是北京话不等于普通话,北京话是北京的话,和其他方言一样是一种方言。

3.2 北京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因此北京话存在明显的内

部差异。就目前来说,老北京话和新北京话就是北京话的两种主要的不同的变体。牛街的北京话显然有自己的特点,但是牛街北京话和北京其他地区的回民的北京话是不是基本一致还不清楚。如果基本一致,那么就可以说是回民北京话;如果不一致,而和当地汉民的北京话基本一致,那末只是地区差异,就不存在回民北京话,只能说是牛街北京话。满人在北京没有聚居区,但是满人的北京话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满人的北京话究竟有哪些特点(除了人所周知的某些特殊的亲属称谓和少数满语借词外),这些特点是否足以构成一种“满人北京话”,这在目前也不清楚,还需要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北京话的内部差异问题几乎还没有研究,所以很多问题都还不很清楚。

3.3 北京话的渊源,或者说是北京话发展史,是一个饶有兴趣但又难度相当大的研究课题。周口店四、五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会不会说话,如果会说话,说的是什么话?这样的问题解决不了,也离我们太远了,可以不论。拣近的说,辽代的南京(即今北京)话、金代的中都话、元代的大都话和今天的北京话是不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所反映的音系是不是元代大都话音系?元、明两代的北京话和今天的北京话有什么不同?在历史上官话和北京话究竟是什么关系?元代的蒙族和清代的满族对北京话有过什么样的影响?还有,今天的北京话和周围的河北方言差别很大,而和吉林、黑龙江两省的东北话反而很接近,和哈尔滨话相去无几,和远在东北边陲的宁古塔的话几乎基本相同,这又是怎么回事?这一类问题还有很多,都需要花功夫去研究探索。由于北京话的特殊地

位，对北京话发展史的研究成果将会成为汉语发展史的重要内容。至于对现代北京话的研究则更有其现实意义，并且也是现代汉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完全不同于对一般方言的研究。